



走在，
路寒袖 文 攝影
台灣的路上
路寒袖的生命記憶與台灣行旅
散文
詩
攝影
教學



目次

008	自序	回家
011	人生護照必蓋的戳章	花蓮
027	洗頭的地方	台東伽路蘭
039	詩人之鄉	雙溪
055	通往記憶的幽徑	九份
071	華麗的時間之外	陽明山
087	從山谷旋飛而起	烏來
101	山水的誘惑	新店灣潭
115	吃在故鄉	大甲
131	約農路的木屐聲	東海大學
145	畫在地上的彩虹	台中彩虹村
157	與詩擦身而過	八卦山
171	群山裊裊的水墨	日月潭
187	隱士與仕女	溪頭
203	迎接台灣第一道曙光	玉山
219	聽得到歷史的呼吸	台南
237	客家靈魂的原鄉	美濃

每趟旅行結束飛回台灣，最難熬的是等行李，總覺得轉盤特別的慢。那時內心只有一個念頭，恨不得空橋就接在自家門口。

回家，趕緊拉起書房的窗簾、打開窗戶，讓季節的風吹進來；電腦開機，收信，將之前許多聯繫了一半的事重新接起線頭，繼續往下編織；一封一封的拆開郵件，管他是垃圾或帳單，這是確認自己真的到家的最好方式。

確認回家後，才可安心整理堆積在心中各個角落的異國光影與容顏，讓自己的心情從夢境一層一層的撤退，然後將觸覺、嗅覺調回熟悉的台灣溫度與濕度。

於是我了解，旅行的目的就是為了回家。

之前連續出版了三本攝影詩集，書中影像來自我的歐洲之行，雖是三年之中的數趟行旅，卻早已收納進我生命歷程裡的一段。那些身處異國的時日，心神的浮盪湧動往往難以預測捉摸，人在廣場、教堂、博物館、港口，有時校園、劇場、街市、餐廳……，恍神間就與台灣連了線。從遙遠的距離觀看，有時台灣反而清晰、立體，甚至更能知曉台灣在世界的位置與處境。

台灣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惦念。許多文友、讀者也有同樣的心境吧，在讀了那三本攝影詩集後，想像我的鏡頭與詩作會如何的去呈顯台灣的美景，那股期待的熱情總在每次相遇時殷殷敦促。

人往往「只在此山中」時，就會「雲深不知處」。生活、行旅於台灣，處處藏美，不知不覺因而陶醉，終至忘我，也忘了跟同行友人描繪眼睛所見，內心所思。

朋友們的期盼應是很好的提醒吧。即時的分享易予人臨場的感動，而所有的事物都有其保鮮期，別自以為是的認定愈沉愈香，過期的記憶容易發霉、斑駁、變形。並非所有的人間事物都如醇酒，有些可是像蔬果，新鮮才能品嚐到原汁原味。

所以這本書的誕生既順理成章，亦是時機成熟。前三本以歐洲為素材如果是他山之石，那這一本就是返照自身了！

其實本書的前世今生還有個因緣。二〇一一年初，《國語日報》「少年文藝」版主編王秀蘭小姐邀我為該版撰寫專欄，其靈感來自於我的攝影詩集，但她希望能在一、兩張照片與詩作之外，再加篇攝影或心情筆記。

當時我正想潛心完成陸陸續續寫了一半的台灣地誌詩集，因此打算婉謝邀稿，偶然跟遠景發行人葉麗晴小姐提及，她卻有不同的見解，她認為專欄與台灣書寫並不衝突，甚至可以整合為一。經此一點，於是我以王秀蘭小姐的構想為基礎，將原定的信手心情筆記強化為個人的生命步履與地理空間的映照交響。

本以為很認識台灣，但省視土地哺育生命的跡痕，愈是挖掘、書寫，乃發現台灣愈寫愈豐富，特別是，二〇一〇年，以影像為台灣文學電影重現拍片場景，從北到南，由西而東，甚至離島澎湖，短短三個月，走訪了一百五十餘處地景，這有如考前總複習，題目一看，才驚覺竟然有那麼多地方沒去過，原來自己對台灣的認知是何等的貧乏與浮面。

走在台灣的路上，北宜公路的豪雨乍晴、蘇花公路的彤彩晚霞、新埔劉氏雙堂屋的雨後夕照、麻豆電姬戲院的荒涼頹敝、台東海岸公路的寂靜燠熱……，自己的生命記憶與文學的、電影的情節一幕幕的交織錯合，演繹出難以言詮而肌理層疊的情懷。

於是我知道，家鄉是永無止境的旅程。

本書諸篇章既以《國語日報》為出發地，考量讀者應是老師、青少年學生居多，因而規畫了「小詩一分鐘」與「攝影一分鐘」兩篇創作筆記，初衷雖是為給老師、學生的教學、學習參考，但即使一般讀者，亦可據此而了解作者在構思攝影、詩寫時，所架設、尋索的種種路徑與門道。

然報紙的篇幅侷促，版面又是黑白，與成書之後大相逕庭，其實，本書每篇主文幾乎雙倍於報紙所刊；且照片不僅是彩色的，其數量更是擴增至九到十二張之多。

本書每一單元無不涵蓋了散文、影像、詩作與兩篇教學短文，成了一本五合一的著作，把書的內容設計得如此豐富、複雜，既非為了補償，也不是尋求救贖，倒是面對台灣，不知不覺就有很多話想要說，很多事可以做。



花蓮

人生護照必蓋的戳章

凌越大海

生命總會轉彎
甚至是離心拋擲自我的大彎
涉過黑色的詆譏與冰冷的嘲諷
還有，隨時潑濺上身的流言
青春才會完全燃燒
拉起綿延無瑕的想望
生命的列車正凌越大海



花蓮港



小詩一分鐘

這是一首信心滿盈、鬥志高昂的詩作。沙灘的弧線是構思的來源，可將它寫成婀娜的身姿，亦可譬喻為肅謹的生命彎道（如本詩），照片前方在此入海的美崙溪與消坡塊扮演嚴酷的考驗者（詆譏、嘲諷），轉彎是試煉，也是變數，有人甚至就此敗下陣來、喪失自我（第二句）。但唯有無情的考驗，人的潛能才能徹底的爆發出來（第三～五句）。詩的結尾從形象聯想，焦距鎖定於天際的白雲，寬細兩列猶如蒸騰著滾滾白煙的疾駛火車，正堅定的開往理想。

攝影一分鐘

本照選用18mm的廣角鏡頭，將美崙溪的出海口拉展得壯闊非常，而遠處堤岸的後方即是花蓮港。溪水挾帶而下的泥沙沖積於溪口，形成沙洲，取鏡時宜尋求適當的角度以呈顯其優美的曲線。但出海口兩岸都各堆置了許多消坡塊，因此無論怎麼構圖，消坡塊都會入鏡，既然避不了就收服它，亦即化多餘為必要（將消坡塊變成畫面的重要元素之一），照片所取的這個角度，消坡塊看似雜亂無章，但因將它擺置在溪水的轉彎處，反而有了平衡畫面的功能。



七星潭





亞士都飯店

祖母喜歡談她的姐妹，也就是我的姨婆們，尤其是細漢姨婆，因為她嫁到很遠的後山。多遠呢？從它的名字，以及祖母沒有止境的眼神，就可猜得出來不翻幾層山是到不了的；她們姐妹好幾年才碰一次面啊。

經過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從小，祖母口中的後山就是花蓮。

大概是這個緣故吧，我對花蓮總有一股難以辨析的親切，潛意識裡似乎想為祖母巡探幾趟她叨唸了幾十年的後山。

高中時瘋現代文學，辦社團叫「繆思」，由於狂熱，活動力就特別強，同儕切磋猶嫌不足，還跨越校園圍牆聯誼外校，中部幾所大學如中興、東海、靜宜之文學社團的學長姐都是我們請益的對象。

靜宜當時還是女校，幾位大姐姐很照顧我們這群正與繆思狂戀得廢寢忘食的小男生，三不五時就請我們吃麵、喝咖啡，其中又以呂姐跟我們最親。

呂姐大學畢業後即返鄉擔任國中老師，往後，一直都留在花蓮，去探望她是我前去的最好理由。記得第一次到花蓮，呂姐正上課，要我先到海邊的亞士都飯店二樓咖啡廳等她；從此我喜歡上那裡，以後每次去，都會抽空去喝杯咖啡。



蘇花公路海岸

非假日的午後，偌大的咖啡廳只有我一人，飯店隔著海岸路即是太平洋，湛藍的海水彷彿果凍，凝著晃著一整片，從玻璃窗望出去，又像是貼在超大型水族箱內的背景飾圖。

窗外，寂靜的陽光與海；窗內，我的心洶湧激盪，我迅即拿起桌上的餐巾紙輕筆疾書，不消二十分鐘竟成詩一首。此後，當我獨自一人上咖啡廳時，每一摩摸餐巾紙，內心就有股難以遏止的詩意竄流。

尖硬的原子筆遊走於柔軟易破的餐巾紙，力道必須拿捏得恰到好處，在略富彈性的觸感裡進行敬謹又刺激的冒險之旅，這動作本身就已是寫詩了。

而我的好友，小說家林蒼鬱，不知何時竟已在花蓮濱海的鹽寮買了一小塊地，甚至自己蓋了木屋，這種浪漫的實踐羨煞許多朋友。大四某晚，我想起遠方的海岸，惦念暗夜濤聲裡的岸邊孤燐燈光，那是花蓮特有的呼喚。

從台北，趕上最後一班往花蓮的火車，抵達時，天猶濛濛，我假寐於車站等待，天亮即搭第一班客運到鹽寮。朋友的木屋柴扉緊掩，門板上釘著字條，言其回台南老家，兩天後回來，云云。這是留給我這種不速之客嗎？還是，每天都來的潮聲？

那趟雖然沒見到好友，搭車去，旋即搭車回來，看似瘋狂，其實是自己的一趟心靈追索與沉澱的旅程。

繼林蒼鬱之後，搬到花蓮的朋友是孟東籬。他也選擇了鹽寮，離海更近了許多，同樣自己造屋，但材料改成茅草。兩位文壇隱士且風格各具的作家住進偏僻的東海岸，後來再添自然主義實踐者區紀復，不遠處則是花東名刹和南寺，一時之間，鹽寮海邊靜得好熱鬧。而今木屋、茅屋俱杳，卻來了龐然大物海洋公園。

花蓮像一個強力磁場，去過的人無不想盡辦法希望留下來，而花蓮人即使出外闖蕩，兜了一圈後，又都溯源返鄉了。花蓮舊名「洄瀾」，原來不僅潮水迴繞留戀，人才也是如此。所以在文化界，不論落籍，或短暫居留，花蓮彷彿是人生護照必蓋的戳章，少了它，像是缺了一塊的拼圖。

花蓮擁有豐美的人文、舒緩閒散的生活步調之外，當然最誘人的還是自然風光，鬼斧神工的太魯閣峽谷、秀美淑麗的七星潭、靜謐寧和的鯉魚潭、山海兩線觀之不盡的大小景點……，除了這些，美食、特產也不能少，像蕃薯餅、麻糬成名甚早是招牌，乃遊客必買的伴手禮。



但花蓮美食最震撼我的都是呂姐細心的安排，到鹽寮吃野生現捕的龍蝦，光是煮味噌湯就甘美得令人掉淚；到吉安吃芭吉露（麵包果）、藤心、甘蔗類，很原住民風味的野菜宴……。

出身花蓮的小說家林宜滄有散文集《東海岸減肥報告書》，這是一本專寫花蓮、極具創意的地誌書寫，在書中他信手拈來介紹花蓮飲食，煎包、日式鹹魚炒飯、大滷麵、扁食、咖啡店……，每一樣都如珍饈佳餚，我心想，吹擂家鄉雖是天經地義，但也未免誇張，後來重讀，發覺他寫的是花蓮的生活美食，而非觀光美食，所以在花蓮的山、花蓮的雲、花蓮的陽光、花蓮的空氣中生活吃喝，還會有什麼不好吃的！





東華大學



松園



砂卡礑溪

伽路蘭

洗頭的地方

朝聖的雲

之前，那些浣髮的先民
都飄逸成朵朵白雲
之後，全回到灣裡沐浴淨身
趕著排隊上山
朝聖去了





小詩一分鐘

本詩是標準的「看圖說故事」，照片中遠方是都蘭山，山上白雲朵朵。伽路蘭（社）是以前阿美族wawan的分社，族人總就近在當時的溪流洗頭，由於溪水富含礦物質，所以洗後，頭髮光亮滑潤，使得該地聲名大噪。本詩針對此一史料，加上台東地區的氣候、雲層特性，從照片看，遠方都蘭山上一隊白雲，而它們正映照於底下的都蘭灣，將這兩條線索串聯，就成了：曾在此地洗頭的先民（當然早已仙逝），他們死後，就化成守護部落的朵朵白雲。而「飄逸」一語雙關，既指頭髮，亦謂成仙。

再者，都蘭山乃阿美族、卑南族的聖山，照片中，山上雲朵彷彿列隊的朝拜者。同時，雲又投影於海灣，所以說雲沐浴淨身，而這又可將其與朝聖的虔誠行為聯結。

攝影一分鐘

綠草如茵的園區，粗獷自然的漂流木裝置藝術，緊臨無垠的太平洋，從這裡北望，都蘭灣、都蘭山盡收眼底，如果天氣晴朗，東方海面綠島不遠，這裡就是伽路蘭，說它是風景如畫似乎一點也不為過，所以上述所及，其實都是取景的好角度。拍伽路蘭，少不了綠地、藍天、海洋、裝置藝術、都蘭山、都蘭灣與綠島，當然團團白雲始終是最佳的配角，有時也可邀請激動的海浪入鏡，不過若能等到漁船陪伴綠島同台，則畫面將會是和樂融融的團圓照；但不管鏡頭往北或朝東，要注意將海平線拉平，除非，你有理由充分的特殊構圖。





偶然在某個部落格讀到，主人說，他開車來回台十一線（台東海岸線公路）N遍，就從未在伽路蘭停過。我不是台東人，當然沒有N遍出入台東的記錄，不過與這位部落客剛好相反，每到台東，我就一定會到伽路蘭盤桓磨蹭一番。

伽路蘭在台東海邊，前面那條大大的馬路就是台十一線，精確的說，伽路蘭位於台十一線157.5公里處。

它的南邊是富岡漁港，港區的美娥海產店料理道地不花俏，而且食材鮮美，價格平民，只要吃過就再也忘不了。一般觀光客較為熟悉的景點小野柳就在附近，它因海浪沖蝕而形成龜陣岩、豆腐岩、蕈狀岩、蜂巢岩等姿態各異的奇詭地形而聞名。

往北走十一公里即抵都蘭。都蘭山是阿美族、卑南族的聖山，也是很多文化藝術工作者尋求心靈沉澱寧靜，或重啟生命能量的夢想之地，它似乎蘊藏著神祕的聖靈魔力，我每次經過時總有亟欲長久居留的渴望。

伽路蘭社原是台東東河鄉阿美族的部落一支，以前該族族人都在附近的溪裡洗頭，據說溪水富含礦物質，洗後頭髮光滑柔潤，阿美族語「洗頭」是「karon」，加上「場所」的「an」，拼起來就是「kararuan」，意為「族人洗頭的地方」，後經內政部統一譯音而成今日的「Jialulan」，漢字的翻譯則為「伽路蘭」。



我曾在義大利佛羅倫斯的舊運河藝術特區發現一條洗衣街，顧名思義乃是當地先民洗衣之處。與其稱它是街，不如說它是巷，因為既短且窄，縱雖如此，義大利人並沒有為了經濟利益而將它拆遷拓寬，依然保存著小街原有的古樸風貌。街側一條水源飽滿的溝渠，溝邊設有一塊塊固定的洗衣石板，與台灣農業時代的並無兩樣。一道褚紅色屋瓦沿著溝道蜿蜒鋪設，想當然耳，乃遮陽避雨用的，算是體貼婦人洗衣的辛勞。

不論台灣或歐洲，不論洗頭或洗衣，若能在建物保留一點感情或理性的線索，以維繫我們緬念先人的生活方式，應都可以創見出新的美感情懷吧，所謂文化傳承不都是因此而起而生嗎？

不過，現在我們再也看不到這些先民洗頭的小溪了，因為伽路蘭被用來堆置關建志航基地機場所產生的廢棄土，所幸後來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廢物利用，經多次規劃，以生態工法開發整理為苗圃，終於成為今日佔地3.2公頃的遊憩區，這固然為東海岸增添了一處優美的景點，但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我們似乎也無法量化的估算吧。

伽路蘭雖逐漸走紅，但在台東，平常時日依然是遊客三三兩兩，海天遼闊，眼神越過都蘭灣，眺望都蘭山，白天去，靜得只有浪濤聲，無拘無束的只你一人，該擔心的是，會不會被近得不可思議的綠島偷窺。夜晚駕臨，更好，不僅沒人，更沒光害，星星亮得有如脫光了衣物，隨時想跳進太平洋游泳似的。

一位生態作家遷居台東，據說他以經營民宿和在伽路蘭擺攤賣手創藝品為生，所以我就來了，沒什麼偉大的企圖，只是猜測，真的嗎？內心當然期待是真的，彷彿這樣可以合理化每次經過都蘭，想要到此隱居的渴望。

但那次並沒有什麼藝術市集或跳蚤市場，陪伴我的是二、三十件漂流木裝置藝術，我們一起安安靜靜的在那裡看海聽風。後來查了資料得知所謂的市集，兩個禮拜一次，時間都在週末的傍晚。

不過，熱情跟衝動有時還是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像那次一樣，那是何等自在悠閒的面對太平洋啊，沒有人敢反對，或也沒有人擠眉弄眼的暗示。



伽路蘭眺望綠島





雙溪

詩人之鄉